

## ■ 红色记忆

1968年，傅玉德临终前反复叮嘱：“家里的老房子既不能翻建也不能买卖，否则，你哥回来就找不着家了。”……王其舜跪倒在傅玉德的坟前，

义父的音容宛在眼前浮现，痛哭失声：“爹！娘！孩儿看您来了，救命之恩，父子之情，永生难忘啊。”

# “不能翻建”老宅：见证军民鱼水情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陈业冰

在莱芜市茶业口镇龙堂村的中心地带，有一座老式的四合院，房子的地基用花岗岩石头砌成，墙体是土坯的，房檐是石灰岩薄板，房脊用野草披成。老房子周围，邻居们都盖起了宽敞明亮的砖瓦房，与之相比，又矮又黑的老房子像落在井底一般，苍老不堪的面容与周围的环境显得极不协调。

这个老宅院为傅来连兄弟三人共有。在这么好的地段，傅家为什么不把已经不能住人的旧房子翻建了呢？原来这里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 修堰豁救下小八路

1942年农历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在淄川县茶业区龙堂村村东南的栗子树沟，32岁的村民傅玉德带着9岁的儿子傅洪银正拾掇山坡地。

傅玉德修补着塌陷的堰豁，小洪银用石头把子耨着地里的杂草。忽然，两声枪响从南山南麓传来。傅玉德吓了一跳，急忙把小洪银拉过来，藏在旁边一棵老栗子树的树洞里，自己手持铁锨蹲在树旁的堰豁处四下张望。

只见南山坡下来一个人，拖着一条受伤的腿，一瘸一拐，跌跌撞撞地向栗子树方向跑来。这个人约有十四五岁的年纪，上身穿一件蓝色粗布褂，下穿一条灰色粗布裤，裤腿染满了血迹。少年跑到树旁，猛然发现树洞里藏着的洪银和旁边蹲着的傅玉德，愣了一下，急忙转身欲顺着山沟往下跑。傅玉德一把拉住了他：“孩子，快藏进树洞。”他把小洪银拉出来，把少年推进树洞：“你藏在里面别动，俺爷俩把他们引开。”

傅玉德拉着小洪银刚走没几步，觉得这样似乎并不安全，很容易被人发现，便急忙回头抱起少年向西北山坡跑去。傅玉德几个箭步冲到半山腰的大石座旁，将少年塞进灌木遮蔽的石缝里，又飞速跳下七八条石堰，来到大栗子树旁对小洪银说：“快拿石头把子耨柴火，无论发生啥事，都装作不知道。”傅玉德来到堰豁旁开挖垒堰，低头发现上衣沾满了血迹，急忙将上衣脱下塞进堰豁里，用锨把沙土一扒，埋了个严严实实。

一切刚准备妥当，只见从南山坡吆吆喝喝追来五个人，四个汉奸模样的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一个小个子鬼子。他们见到一大一小在地里正忙着干农活，老远就叫唤：“喂，见到一个小八路了吗？”傅玉德假装有些惊慌：“俺上来坡拾掇地，八路咋能上这儿来？刚才倒是看见一个老百姓家的孩子，一溜烟儿向东山去了，还听见两声枪响呢。”那小个子鬼子跑到老栗子树跟前，端着枪绕着树身转了一圈，朝着四个汉奸狗子一挥，领着他们向东山追去。

傅玉德尾随他们来到东山，眼看着他们翻过了东山的东坡，这才放心地跑回来。他仔细查看了小八路的伤势，右腿小腿骨被打穿，左腿大腿被树枝刮伤：“这孩子伤成这样还跑这么快，骨头真够硬的！”傅玉德思量着，急忙脱下妻子用白布做的内衣，撕成两半，从堰豁处采了几片苦菜叶揉碎了敷在伤口处，再用白布将伤口包扎起来。一番收拾下来，小八路咬着牙一声不吭，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大叔，谢谢您救了我，我要走了。”他一起身，“哎吆”一声又坐回地上。刚才敌人疯狂追击，情急之下，他拖着一条伤腿连跑带跳并不觉得什么，现在伤重失血，哪里还走得了。”

傅玉德搀扶他坐在一块石板上：“孩子，你这伤几个月也动不了，你在这休息一会儿，俺爷俩回村看看有啥情况，顺便给你弄点吃的。”

刚到村头，光着上身的傅玉德感觉不对劲，幸亏他家在村南的河边上，他几步跨过河滩飞跑进家，赶紧将一个破褂子穿上，小洪银气喘吁吁地刚进家门，几个汉奸就闯了进来。其中一个汉奸认出了爷俩，说：“刚才还在山上，这么快就回家了，肯定有蹊跷，是不是把小八路藏家里了？”

“您这是咋说话呢，俺一个刨土坷垃的哪有那本事，您借俺十个胆子俺也干不了，若是不信，您咋搜咋是。”傅玉德不慌不忙地打开各个房门，让他们一间屋一间屋地搜。

汉奸临走说：“发现小八路了告诉我们一声，皇军重重有赏。”

鬼子汉奸一直折腾到天黑才扫兴而去。傅玉德暗自庆幸当时没有把小八路背回家。他把妻子李氏熬的小米粥装在瓦罐里，又用绒布包了两个窝头，摸索着赶往栗子树沟。

小八路也不客气，一瓦罐小米粥和两个窝头，一霎的工夫都进了肚子。傅玉德心里想：“这孩子真是饿坏了。”

小八路有了力气和精神，将他的经历向傅玉德娓娓道来。

他名叫王其舜，莱北县苗山区祝上坡村人。1940年秋，13岁的他参加了莱北县青年抗日中队，担任通讯员。1941年秋，他调入莱北县公安局任工作队员、通讯员。这天中午，他在小英章村执行任务时，与“扫荡”的日伪军遭遇。他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又加上年龄小，完全可以瞒过敌人的盘查，可伪军中一位同村的汉奸认出了他。他只好向北山飞奔，伪军随后追来，边追边开枪。仗着对地形熟悉，他和追敌越拉越远，快要翻过东榆林村的北山时，被随后赶来的小个子鬼子打中右腿……

傅玉德由衷地敬佩这个13岁就参加抗日的孩子，他说：“孩子，山上夜里很冷，俺背你到俺家养伤。”

“不行啊，大叔。估计明天鬼子汉奸还会来搜村，到那时候连累了您一家和村里的百姓。再说我现在的腿伤还不能移动。”

“你伤得很重，夜里又冷，要不，俺回家抱被子去。”

“不用，别看我年纪小，壮实着呢。”傅玉德还是回家抱来了被子和毡帽。

## 冒险明水请郎中

第二天中午，榆林据点的日伪军果然又来到了龙堂村进行梳篦式搜查。傅玉德暗暗佩服王其舜年纪虽小，对敌斗争的经验却非常丰富。敌人走后，他安排好妻子和洪银，给王其舜去送饭。他不敢走正路，怕遇到下地的乡亲们被迫问给谁送饭，而是借着树木和杂草的掩护专走没路的地方。

五天了，敌人再没来。王其舜还是坚持不下山。他的伤口开始发炎，右腿肿得越来越粗。傅玉德急了：“俺知道你怕连累俺们，可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你的右腿会废掉，你小小年纪连死都不怕，俺还怕什么连累？现在不能依你了，天黑一定要下山！”

傅玉德的家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北屋共5间，中间3间为正房，两端各一间为偏房，偏房的门窗被东西厢房的北山墙挡住，有一条不足1米宽的东西向通道方便进出。傅玉德把王其舜安顿在西北角的偏房中，白天将房门锁住，防止有生人撞见，送饭时，一人在大门口放哨，一人开锁进入。到了晚上，把大门栓一插，把家犬大黄拴在门旁，一家人来到西偏房和王其舜拉呱说话。

最让人挠头的是王其舜的伤势。肿胀的右腿未见消退，也不敢请附近的大夫医治。傅玉德心急如焚，上山刨来“山花子”根熬成汤，与妻子轮流给王其舜清洗右腿，腿肿渐渐消退，但伤口处的炎症未见好转，一旦化脓就麻烦了。考虑再三，傅玉德对妻子说：“不能再拖了，俺到章丘跑一趟，请个郎中来。你和银儿在家照顾好其舜，不要出门。俺把大门从外面锁上。”

带上家里仅有的3块银元和几张老头票，傅玉德来到了章丘明水城的和春堂。和春堂的吴掌柜是茶业区中法山村吴氏中医的传人，医道高深。傅玉德为给父亲治病找过他几次，算是相熟。和春堂不时有人进进出出，傅玉德在后堂找到了吴掌柜：“我儿子被坏人打伤了，想请您……”

吴掌柜摆手打断了他的话，看看左右无人，



王力勤和傅来连在傅家老房子前

把他领进了内室：“你这个傅玉德！如今啥年景了？进门就咋呼！便衣汉奸到处拧着个狗鼻子乱转，说话多长个心眼。”

傅玉德有些不好意思，红着脸说：“俺不知深浅，给您添麻烦了。鬼子‘扫荡’时用枪打伤了俺儿子的腿骨，现在伤口快化脓了。没别的法子才来找您。”

吴掌柜沉思了一会儿说：“现在枪伤没人敢治，被日本人知道就没命了。等一会儿我们出城，算计着晚上亥时进村，不能让你村里的人见到。”

马不停蹄地赶了大半天的路，两人的衣服都湿透了，晚上快10点的时候，傅玉德领着吴掌柜进了家门。看到王其舜的伤口，吴掌柜吓了一跳：“幸亏我来了，不然这孩子的腿就废了。”他从衣兜里取出手术刀，从一个小瓷瓶里取出酒精棉擦了擦，在伤口四周划了几道儿，挤出紫黑的淤血。然后对王其舜说：“孩子，我没带麻药，要取出里面的弹头，你能挺得住吗？”

王其舜深深地点点头：“放心吧，大爷。”傅玉德目光坚毅，让吴掌柜不再担心。他挑开伤口周围充满淤血的肉，用手术刀将子弹头剔了出来。王其舜咬着牙一声不吭，汗水浸湿了枕头。吴掌柜在伤口处撒上一层白色的药粉，涂上药膏，缠好绷带，绑上傅玉德削好的香椿木夹板。一切就绪，子时已过，吴掌柜说：“我要赶回去了，不然他们天明见不到人就麻烦了。”

傅玉德把3块银元塞在吴掌柜衣兜里：“钱不多，让您担惊受累了。”

吴掌柜把钱掏出来放在炕沿上：“看得出这不是你儿子，以前我来过你家，这才是你儿子。”他指指小洪银，又指着躺在炕上的王其舜说：“这孩子让人心疼，是条硬汉子。我能为他做的也就这些了。”他又攥住傅玉德的手：“兄弟，今天你让我重新认识了你，你不仅是个孝子，更是忠义之人。以后这孩子全靠你了。”说完，吴掌柜就道别离去。

## 藏身地窖避“扫荡”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王其舜的伤渐渐好起来，伤口已经愈合，只是里面的骨伤好得很慢，还需要些时日静养。

傅玉德家养的十几只鸡算是走了背运，被陆续宰杀后炖成了鸡汤给王其舜滋补身体。

王其舜休养期间，傅玉德一家人始终紧绷着弦，防范着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为了以防万一，父子俩用了20多个夜晚，在院子的东南角挖了一个地窖，若遇到“扫荡”，可供王其舜藏身。

1942年农历四月十一日，日伪军对茶业区进行“扫荡”。村里人提前得到消息，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坚壁清野，躲进村东的大山里。傅玉德

先把粮食及有用的东西藏进地窖，然后抱起王其舜放在地窖里的干草上，为他准备了充足的干粮和饮用水，用青石板盖住窖口，青石板表面铺上沙土，伪装得和天井地面一模一样，然后带着妻儿上了山。

中午时分，一队日伪军来到龙堂村。他们见不到一个人，找不到能吃能用的东西，恼羞成怒，临走放火烧村，山村里霎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傅玉德和妻儿跑回家，北屋已是大火熊熊，无法扑灭。他爬上东屋站在檐板上，用担杠把水提上去浇在屋面的黄草上。妻子李氏和小洪银来回飞跑着从河里提水。傅玉德如法炮制，总算保住了东西两屋和小南屋。全村的大火燃烧了一天一夜，人们忙着救火，到处一片吵吵嚷嚷，喊爹叫娘的嘈杂声……

过了几天，等人们渐渐安静下来，傅玉德才把王其舜搬出地窖住进西屋里。白天还是要把门锁上，因为邻居们忙着建房，天天有人来家找这借那。全村人忙活了一个多月，总算都有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傅玉德一家也把北屋重披了房顶，没有了黄草，麦秸，就从山上割来了各种杂草代替。为安全起见，傅玉德后来又把王其舜搬进了西北屋。

## 插草为香结义金兰

两个多月后，王其舜能够拄着傅玉德为他做的拐杖下地活动了。一天，他对傅玉德说：“大叔，为了给我养伤、治伤，您几许倾家荡产了，您和大婶，洪银弟弟精心照顾我，为我操碎了心，受尽了累。大恩不言谢，我要走了。”

傅玉德一听急了：“伤筋骨一百天，这才两个多月！你一活动，咱就前功尽弃了。再说，你在路上遇到鬼子汉奸怎么办？有个三长两短，你让俺如何做人！两个多月都待了，还差个月二十天？你这个犊孩子，俺咋能让你乱折腾！”

王其舜只好老老实实地待下去。春去夏来，几场大雨过后，河里的水哗哗有声，山坡上的野菜也愈发茂盛。小洪银每天都刨回家一筐名称不一的野菜。李氏则会和着野菜做两种窝头：一种是小米面、玉米面掺上少量的野菜，是给王其舜吃的专用口粮；一种是地瓜面、高粱面、榆树皮面掺上对半的野菜，是一家三口人吃的野味大餐。

三个多月来，王其舜被养得又白又胖。他怕把自己的灵性养没了，白天在屋里，晚上在院子里不停地锻炼着，慢慢地扔掉了拐杖，右脚试着着地了。

一天晚上，他对傅玉德夫妇说：“大叔大婶，救命之恩，终生难忘。您对我比亲生儿子还亲，我想和洪银弟弟结拜成兄弟，不知二老

愿意不愿意？”

傅玉德高兴地说：“能和你这样的孩子结拜是洪银的福气，俺和你俩多了一个有骨气的儿子，哪能不愿意呢？”傅玉德插草为香，和李氏端坐在方桌两旁的椅子上，王其舜、傅洪银双膝跪倒，拜天、拜地、拜爹娘。从此，王其舜就改口叫傅玉德夫妇爹娘了。

终于到了分别的日子，农历六月底的一天晚上，一家人吃完最后一顿团圆饭，傅玉德送王其舜上路了。父子俩扮成讨饭的样子去了苗山一带。王其舜找熟人打听，说鬼子“扫荡”频繁，当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听说八路军四支队在莱北的雪野区、茶业区和章丘的官庄区一带坚持抗日。爷儿俩穿过口镇、雪野敌占区，到章莱交界的娘娘庙、鲁地一带打听，说部队向东转移了。爷俩继而向东，终于在茶业区的阁老村见到了部队的领导。阁老村在龙堂村的北面，距离不足20里，早知部队在这里，爷俩又何必跋山涉水转一个大圈呢？部队上有好多人和王其舜认识，自然省了好多口舌，他被安排在10团一营三连当战士。傅玉德告别了王其舜，当天回到了村里。

从那以后，也就没了王其舜的音讯。

## 49年后亲人再重逢

1991年农历三月二十日下午，58岁的傅洪银和村里几个老汉在村口的柳树下拉呱，只见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近村口。此人60岁左右，中等身材，一身中山装，肩上搭背着两个鼓鼓囊囊的布包。他来到柳树下，用一口莱芜话向傅洪银问道：“老哥，俺向您打听一个人，傅玉德老人还在不在？”

傅洪银“呼”地站起来：“你是谁？”“俺叫王其舜，是傅玉德的干儿子。”傅洪银一下子抓住王其舜的双肩：“哥——俺是洪银啊！”

“啥？你是洪银？你咋也老了哇……”王其舜扔掉布包，紧紧地抱住傅洪银嚎啕大哭：“洪银，哥想你们啊！”

49年的期盼，49年的思念，49年后的兄弟俩在柳树下相拥而泣。

回到家里，王其舜经过了弟妹许京兰。原来的四合院院子完整未动，只是换了房顶的黄草。傅洪银向王其舜介绍了家里的情况：1968年父亲傅玉德去世，临终前反复叮嘱傅洪银：“家里的老房子既不能翻建也不能买卖，否则，你哥回来就找不着家了。”1975年母亲去世。傅洪银1952年与邻村的许京兰成家，生有三儿两女，现在都已成家。

王其舜也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自从与父一家分手后，他跟随四支队转战泰沂山区。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鲁南战役、淮海战役，先后五次受伤。在渡江战役中身负重伤，转入地方治疗。新中国成立后，他工作频繁调动，1961年任鞍钢建设公司副经理，1966年调任贵州水城会战指挥部，1975年又调回鞍钢，1988年调任地方鞍山市政协副主席，当时未离休。

当天下午，王其舜到傅玉德的坟墓前烧香祭拜。跪倒在荒凉的坟前，抚摸着冰冷的墓碑，想起父父宽厚敦毅的面庞，音容宛在眼前浮现。王其舜心潮涌动，痛哭失声：“爹！娘！孩儿看您来了，救命之恩，父子之情，永生难忘啊！”

王其舜又来到栗子树沟当年藏身的石座旁，石座依旧是原来的模样，石缝口的灌木依然茂盛，老栗子树却不复存在，使栗子树沟少了些许古朴和威严。睹物思人，王其舜泪流满面，感伤不已。

当天晚上，傅洪银在外工作的孩子齐集老家，一家人欢天喜地，尽情享受着亲人重逢的喜悦。

1999年，王其舜因病医治无效在鞍山逝世，享年74岁。病重时，他叮嘱妻子耿凯会一定到龙堂村看一看亲人，为爷爷奶奶上坟烧香，临终还是那句话：“救命之恩，父子之情，永生难忘！”

2009年，傅洪银病逝，享年76岁。临终前，他再三叮嘱子女：“你爷爷立下的规矩，家里的老房子不能动，要不你大伯的灵魂回来了找不到家……”尽管老房子处于村里中心地带的最佳位置，尽管老房子周围都矗立起宽敞敞明的砖瓦房，显得老房子极不相衬，傅洪银的子孙们依然恪守着老人的叮嘱。

2015年6月20日，王其舜的侄子王子健受王其舜子女的委托来到龙堂村，提前了解傅家的情况。

2015年7月15日，王其舜的女儿王力勤一行前来省亲。她在傅洪银的儿子傅来连、傅来和、傅来增、女儿傅来香、傅来珍的陪同下，来到傅玉德、傅洪银父子墓前，王力勤焚香祭拜：“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不孝王力勤给你们来了。父亲临终嘱托，女儿不敢忘，今在爷爷、叔叔面前，重叙先父心声——救命之恩，永生难忘！”

## ·相关链接·

义薄云天，信比石坚。一个庄严的承诺，他坚守了六十年；一个悲壮的故事，他讲述了六十年；一座不朽的墓碑，他守护了六十年；一份神圣的责任，他恪守了六十年……

# 红色卫士李隆春

□ 陈业冰 陈巨慧

1927年8月21日，李隆春出生于莱芜茶业口镇吉山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身为长子的他历经社会的灾难和家庭的苦难，早早成熟起来。十几岁时，他侍弄地里的庄稼活，就已经样样娴熟了……

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老区莱北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中。也正是因为这里有良好的抗日群众基础，泰山地委、专署、军分区才把莱北作为长期驻地（在周围十几个村之间流动驻扎）。在这样的环境里，15岁的李隆春加入了儿童团，并任吉山村儿童团团长。他带领儿童团员在村头站岗放哨，盘查行人路线，成为村里民兵连的得力助手。

10月17日，李隆春亲眼目睹了吉山战斗的激烈场面，泰山军分区教导队汪洋政委等323名指战员壮烈牺牲。第二天，李隆春率领儿童团员们配合当地党组织、民兵、群众，一起含泪掩埋了烈士遗体。这次战斗使他亲身感受到了，日本鬼子的残忍和我八路军指战员的英勇顽强。他默默地下定决心，自己要当一名八路军战士，做一位抗日的勇士。从此，他坚定了一生跟党走信念。

1947年5月，李隆春光荣加入了党组织，以全新的状态投入到工作中去。他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动员青年参军。1947年，他跟随部队参加了莱芜战役；1948年，又参加了济南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安排在济南市工商局工作。他服从组织安排，工作出色，深得领导和同事们赞赏。他的心里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每年清明节都回乡到汪洋台扫墓，每次回家探亲也总是先到汪洋台转转、看看，和烈士们说说话，清理清理卫生，然后才回家。

1950年清明节，李隆春像往常一样回家祭扫烈士墓，正当他准备清理杂草的时候，一位老人蹒跚地走来，双手抱住墓碑，将脸紧紧贴在碑上，痛哭失声：“儿啊，爹看你了！”李隆春连忙走上前，将老人扶起来。在交谈中得知，这位老人就是汪洋烈士的父亲。于是他向老人讲述了吉山战斗的经过和当地人民对烈士的敬仰。老人行热泪滚滚而下：“我这次来本想把你儿子的遗骨带回家，但是看到当地人民这么关心他，那我只能把他的‘名字’带走吧。”说完，老人和了一团泥，在汪洋烈士的名字上用力按了几下，小心翼翼放进兜里，蹒跚着离去。望着老人的背影，李隆春心潮起伏，暗下决心：“老人把儿子交给了我们，我们一定要守护好他。”

由于李隆春年年清明节都来扫墓，和时任茶业区区长并担任吉山战斗讲解员的张少增成了忘年交。1954年清明节回乡扫墓时，张区长对他说：“小李啊，你看我年龄渐大，又多病，说话很吃力，你亲历过战斗，曾在这里掩埋烈士，对这个历史事件很了解，再说你做过多年的宣传工作，以后烈士们的故事就由你来讲述吧！”李隆春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返回济南后，李隆春心里一直没有忘记张区长的话，每每想起为国献身的烈士们，越发感觉自己的责任重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传承历史，为的是激励后人。想想壮烈牺牲的烈士们，自己的得失算得了什么。

1962年的一天，李隆春向领导递交了返乡报告。尽管领导反复劝说，再三挽留，可是他主意已决。辞去工作，背起行李，回到了家乡。还没来得及进门，李隆春就来到了汪洋台。他又一次深情地凝望着庄严肃穆的纪念碑，自言自语地说：“我终于可以经常来看你们了。”

回到村里，李隆春担任了吉山村党支部书记。每天清晨天不亮，他就来到汪洋台，清扫一番后再回到村里安排工作。有烈士的激励和鞭策，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带领群众战斗斗地，兴

修水利，绿化荒山上千亩。为了种树，他和村民李龙门步行40多里路到涝太林场采集树种，渴了喝泉水，饿了吃地瓜干。历经千辛万苦，为的是给村里节约资金，发展生产。今天汪洋台上的松树，钟效培纪念碑周围的柏树，都是李隆春亲手栽植的。至今他还经常告诫身边的人们：“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家宝，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啊！”

1970年5月，李隆春的五儿子得了脑膜炎，他陪儿子去博山工人医院救治。第二天，驻扎在博山四十亩的李伟军长，找到病房里，对李隆春说：“刚才去茶业请您来博山给部队作报告，去了才知道您来了工人医院，没想到您儿子的病这么严重，作报告的事以后再说吧。”李隆春说：“你们准备一次也不容易，我现在就去，儿子有医生照顾着。”在场的医护人员感动地说：“李书记，您放心去吧，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医好您儿子的病。”

1980年清明节的前一天，李隆春在修水库时，不慎跌入水中，浑身湿了个透。由于天气冷，李隆春高烧40℃多，但他还是挺着身子给来自各地的前来参观汪洋台的人们作了精彩的报告。

1988年，61岁的李隆春说服老伴把家搬到汪洋台，全身心地担任起了义务解说员、管理员，这一住就是十多年。除了清扫卫生，向烈士默哀，为

前来瞻仰的人们义务讲解，他还抽时间搜集烈士的资料，把烈士的简历和事迹都烂熟于心。

几十年来，李隆春在守墓的同时，也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前来扫墓的烈士亲属。但也有少数烈士一直没有亲人前来吊唁。他心里想：“这部分烈士的家属们大概不知道自己亲人的牺牲在什么地方吧？”于是，他把这部分烈士的资料整理出来，交给政府帮助寻找亲人。2004年春天，济南市天桥区的姬光印找到李隆春说：“我从《大众日报》上看到您整理的资料中有一个叫肖继友烈士，就是我的父亲。我父亲原名姬长福，参加革命后改名肖继友，我来印证一下，父亲是否真的牺牲在这里？”李隆春领着他来到纪念碑前，把肖继友的名字指给他看，姬光印扶碑痛哭：“爹，我可找到你了！这些年，济南战役纪念馆，莱芜战役纪念馆，孟良崮战役纪念馆，我都找遍了，就是没有找到，今天总算找到了！”

春去秋来，岁岁年年，李隆春一直守着自己的茶业这片热土上的先烈们，从上世纪50年代起，李隆春向来自四面八方机关、学校等各行各业的人士讲述吉山战斗，就这样反反复复不厌其烦，不计报酬地义务讲解了近60年，教育了30多万人次。正是李隆春的这份坚守和诺言，2005年他获得了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紀念奖章。

2016年5月5日，汪洋的儿子、侄子、孙子、侄孙等一行9人，来到茶业口镇汪洋台祭奠英烈，同时看望89岁的李隆春老人，感谢他60年来对烈士墓碑的守护和对吉山战斗故事的讲述。李隆春把精心培育和50多年的一棵山荆赠送给汪洋后人，此山荆是用汪洋烈士牺牲地泥土培育的。老人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完成了期盼已久的心愿。5月9日，李隆春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与汪洋后人相望他相隔仅有4天。